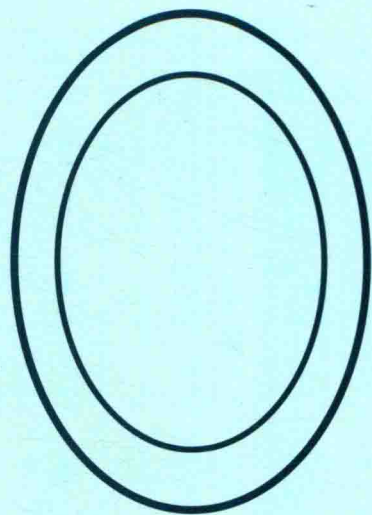




贾梦玮 主编

# 鍾山

四十年鲁迅文学奖  
获奖小说集

《鍾山》的海拔  
汉语文学的高度

# 鍾山

四十年鲁迅文学奖  
获奖小说集

贾梦玮 主编

1978—2018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《鍾山》四十年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集 / 贾梦玮主编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1  
ISBN 978-7-5594-2946-9

I. ①鍾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20332 号

书 名 《鍾山》四十年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集

主 编 贾梦玮

责任编辑 王 青 张 倩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125

字 数 233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946-9

定 价 6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纪念《鍾山》创刊四十周年（1978-2018）

## 目 录

### 中篇小说

001 / 《从正午开始的黄昏》/ 胡学文

(2014 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, 载《鍾山》2011 年第 2 期)

061 / 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/ 迟子建

(2007 年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, 载《鍾山》2005 年第 3 期)

125 / 《松鸦为什么鸣叫》/ 陈应松

(2004 年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, 载《鍾山》2002 年第 2 期)

191 / 《涅槃》/ 李国文

(1998 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, 载《鍾山》1996 年第 2 期)

### 短篇小说

249 / 《七层宝塔》/ 朱 辉

(2018 年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, 载《鍾山》2017 年第 4 期)

275 / 《父亲的后视镜》/ 黄咏梅

(2018 年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, 载《鍾山》2014 年第 1 期)

297 / 《茨菰》/ 苏 童

(2010 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, 载《鍾山》2007 年第 4 期)

# 从正午开始的黄昏

——  
胡学文

(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，载《锺山》2011年第2期)



# 从正午开始的黄昏

胡学文

## 1

去的是海滨城市。

两年前，他走过那个方向，但选的是另一个地方。那一次，出了点儿意外。他躲着那儿，并非心有余悸，而是她的话仍挂在耳边，风向不好，妈的。冒粗话，她眉宇间便透出一股豪气，仿佛被西风吹散的并蒂莲花粉。收拾东西时，他看见几天前在地摊上买的铜镜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缓缓放进包里，没人窥视，但他却用身体挡住自己的动作。

车站广场乱哄哄的。他刚到那儿，后脑便被啄了一下。不轻不重，那是她特有的击打：五指并拢——她说那是凤凰的嘴巴。他突然回头，那个熟悉的身影闪了闪，消逝在人流中。他的目光迅速滑了一遭，然后慢慢移动。模糊的背影，陌生的面孔。逮她可不易。她喜欢藏在哪个角落，捉弄他取乐。有一次，火车要开了，她还没露面，他急了，支住车门，央求列车员再等一分钟，哪怕一分钟。他忘了他的腿是怎么进去的，似乎被谁猛拽了一把。他再次扑向车门，大叫，我要下去……忽然瞥见她的鬼脸。天晓得她几时溜上车的。进站。检票。上车。找到座位，他把包放在目光触及的位置。她飘过来，如一段浅浅的影子，却不坐，在车厢荡来荡去，假装看不见他，直到他站起来。她挤着他坐了，头靠在他肩上。他把头偏向一边，让她睡得舒服些。她忽而劲头十足，数夜不眠，忽而睡瘾大发，就像现在这样。怕惊醒她，他喝水都小心翼翼。对面那位戴



着黑框眼镜的女人从他落座就盯着他，当然，也盯着身边的她。他看女人，女人马上移开，等他转到别处，女人又摆过来。如果她睁开眼，准会瞪得女人低下头，然后，她得意地冲他说，咋样？目光真会杀人呐。他没她那么冲，他甚至朝那女人笑笑。女人受了惊似的，有一瞬间，她目现惊恐，嘴巴发出一个低音。女人自己未必听得见，但他听见了。她在睡梦中，常常发出轻轻的却充满力度的低吼音。他收紧脸，目光冷冷地投向窗外。春天到了，树木已经泛青，偶尔能看到枝丫间黑黑的窝。乡间，燕子已开始筑巢了吧。

到站是下午。晴空万里，橘红色的阳光肆无忌惮地流淌。她顿觉神清气爽，高兴得跳起来。他买了张地图，另一个推销地图的动作慢了点儿，有些失望。他又朝他买了一份。他和她头对头研究一会儿，她的鼻息像小虫子一样挠着他的脸。他说，可以了，我们出发。出租车司机问他到哪儿，他说了一个地方。他和司机聊天，司机问旅游还是做生意。他说做生意也旅游，司机说一看你就是个会享受的人，挣钱图啥，图的就是个乐子。下车，他和她在那个区域转了一圈，目光不时碰在一起，会心地一笑。有时，她会冒粗话，妈的，就它了。

我都饿得抽筋了哎。她的声音泛着啤酒样的泡沫，她撒娇时就是这个样子。

她喜欢吃辣鸭头，但附近并没有这样的饭馆。他过了两道街，才看见一个重庆火锅店。他说就它吧，这地方人不喜欢吃鸭头。怕她不高兴，吃饭时他掏出那个铜镜晃了晃。她瞥一眼，不屑地说，我以为是什么稀罕玩艺呢。他说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镜子，瞧背面。她的眼睛顿时亮了，她眼睛大，放彩时犹如爆开的玫瑰。拿过来，我瞧瞧。他把铜镜放在对面。图案不是很清晰，但能看出那是一对

凤凰。她所有的收藏都与凤凰有关。扇子、手绢、画册、烟盒、花瓶。她反复端详，说给你个面子，这礼物我收下了。不，不，我先替你保存着，活儿还没干呢。他抢过来，放进包里。

登记房间，服务员问他是否要大床，他说要双床的，服务员瞧他一眼，又问，先生，是要双床的吗？ he 说是，然后回过头。他看不见她，她准是逛大厅一侧的商品店去了。她不但要逛，还要一一问遍商品价格，搞得服务员很烦。他劝过她，她说哪条法律规定不买就不可以问？看我不像买的，我偏要问，问晕她我兴许就出手。他再劝，她就瞪眼，你和她伙穿一条裤子咋的？行啊，什么时候搞上的？我是不是能吃喜糖了？他投降。

午夜时分，他和她溜出宾馆。城市的夜依然清得像洗过一样，不过罩了层黑色的纱。他惊奇她在这方面出色的记忆力，走过一遍的路，她从不出错。当然，现在是他领着她走。他们从路边的栏杆钻进小区，只一扇窗户有灯光，其余黑乎乎的。这个小区不是他们的目标，走到头，翻过墙，便是另一个世界。用她的话说，是标准的富窝。似乎从开始或在他遇见她以前，她的选择就很明确。帮那些家伙减减肥，她如是说。他转了转，在一处楼前停住。他早已关机，可还是掏出手机确认一下。两年前那次意外，是他的疏忽造成的，他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叫出声。他问，我先上，还是你先上？她说老规矩。永远的老规矩。他无条件地服从。他和她贴在墙上，如斑驳的在风中晃动的树影。一楼窗户关着，二楼三楼也没有得手的可能。或许这一排会踏空，这是常有的事。钓的就是万一，当然，危险也伏于万一的边缘。终于把四楼窗户弄开了。他和她先后挤进去。他和她不喜欢在外放哨，一同进入觉得更安全。他拧着笔电筒，小心翼翼地搜寻。客厅、厨房，可能存放钱物的角落。他不

期望有什么意外收获——那段日子已经逝去，现在他更在乎的是仪式，和她一起的仪式——有枣就摘几颗，没枣也罢。不空手怎么办？豁达一半是因为无奈。电视机上放了二百元钱，还有一张纸条：家中无钱，不要乱翻。他咧嘴笑了。有意思的房主，肯定被人下过手，这也算豁达吧。但聪明处也难免失策，他马上断定房子没人。当然，他并没有麻痹，小心翼翼地推开卧室的门，一一查看了。如他所料。怎么样？他的口气不免有些得意。他打开灯，她跟在后面，看着室内的陈设。这家伙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连个照片也没有？他和她曾进入过没人住的房间，那时她就这样问过。在那个房间，他和她喝掉一瓶红酒，从容离开。她对主人不在场的宴请念念不忘，所以在卧室停停便返回。架子上不但有红酒，还有两瓶“酒鬼”。红的？白的？他问。她喝酒很猛，不等她答，他就说，喝红的吧，我们上次喝的就是红酒。他启开，给她和自己各倒一杯。然后，他关掉所有的灯，坐她对面。意外的收获，很久没和她这样对坐了。她总是匆匆地来，匆匆地走。黑暗中，她的脸忽隐忽现，捉迷藏似的。他闭上眼，陷进逝去的光阴。

他：什么时候收手？

她：怕了？还是烦了？

他：不能永远这样。

她：我喜欢，我要逛遍天南海北，怕了你就走开，我没逼你，对了，你是半拉子大学生么，我才不想那么远呢。

他：我担心你。

她：别给我念败兴好不好？

他：那好，我们就此分手吧。

她：你敢？我的老底都告诉你了，你说走就走？

他：我不会的。

她：不行！你走哪儿我跟哪儿，我缠你一百年。

他：……

她：好了，我不过吓唬吓唬你，再干两年，咋样？攒够钱，咱们买个房子住下来，我可不是非要嫁给你啊，不过，你表现好，我可以给你生一堆孩子。

他扑哧一笑。

第二天，他和她睡了个大懒觉。他早醒了一会儿，躺在那儿，凝视着对面，直到服务员叫门。他忘了设置请勿打扰的灯示。上午，他和她打车到海滩，这一天，他是属于她的。痛痛快快疯一天，她的声音夸张着，已显出疯样。好吧，那就疯吧，他说。

还没到那儿，妻子的电话就追过来。

## 2

乔丁本打算先回店里放包，可收到妻子讯问的信息，马上改变主意，让司机拐弯儿。他为之前的决定汗颜。仿佛为了弥补什么，他催促司机快点。司机不知没听见，还是不把乔丁当回事，依然四平八稳。乔丁不由骂娘，当然骂的是连接不断的红灯和拥挤的车辆。离第一附属医院还有很远的距离，车就走不动了。医院与信访局一条街，相隔不远，要么这头堵，要么那头堵。一头堵整条街便塞得满满当当。乔丁扔下二十块钱，擦着行人和自行车急行。他一路说着对不起，身后还是丢过骂人的话。

妻子半歪在外科病房的椅子上，乔丁露面，她马上弹起来，比他步子更快地迎上来。怎么样？他问。她的眼泪就下来了，和她疲倦的脸一样瘦巴巴的。她说刚输完药，他睡了。妈在里面？她说妈

熬了一夜，回去了。他轻轻推开病室的门。岳父躺在门口的床上，嘴角脸颊都旋着青色。乔丁有些恍惚，这张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突然有些陌生，再望，他的目光没有摇摆。不是岳父又能是谁？

妻子讲述，乔丁始终抓着她的手。她讲得有些零乱，可能是紧张兼困乏的缘故，但乔丁听清了。岳父挨了打，打得倒没多重，可他跌倒了，脑袋磕在地上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但头疼得厉害。他安慰妻子几句，问报警没有。妻子忽然醒悟似的，哎呀，我一着急就忘了，现在不晚吧？乔丁说余下的事交给我，你回去休息。妻子不走，被他逼回去。

妻子和岳父都是谨小慎微、打喷嚏也生怕惊了别人的人，可谓父女相传，但妻子喜欢静——这一点又随了岳母，岳父爱动。不是动粗动武，四处游逛，而是找乐子。从文化馆提前离岗后，岳父每天背着手风琴到公园义务为唱歌的男男女女伴奏，当然多是一些退休没事干的人。风雨无阻。无人唱的时候，岳父就在亭子里自娱自乐。乔丁的店距公园不远，他常坐在门口听岳父的琴声。打岳父的是一个中年男子，乔丁猜出大概。类似的事，每天都在上演，没想怕事的岳父居然成了主角。岳父面皮白净，高高大大，招人喜欢也很正常，但乔丁怀疑岳父未必有胆子。能干出什么？暗送点秋天的菠菜而已。怎么会忘记报警？妻子昏头昏脑，没想到是正常的，但岳母不会。岳母文静，却是家里的主心骨，遇事极少慌乱。乔丁想岳母必有别的想法。不管咋样，不能白白挨打。乔丁不爱寻事，但绝不惧怕。岳父挨打，乔丁正好替岳父或替这个家做点什么。是的，该做些什么了。在心底的某个角落，一直潜伏着某种欲望。

乔丁再次进去，岳父已经醒来，眼里掩饰不住的羞涩和委屈，他躲闪着乔丁，大约拿不准把羞涩藏起来还是把委屈藏起来。乔丁

叫几声“爸”，岳父的目光方犹犹豫豫地和乔丁对接。好些了吗？乔丁轻声问。岳父不大自然地说好多了。乔丁掖掖被子——其实没必要，病房并不冷——乘势靠在床边，又问岳父喝水不，想吃点儿什么。岳父摇摇头，指指桌上的水果。乔丁说，我吓坏了，你没事就好，躺几天，正好睡几天懒觉，像你上次让马蜂咬了那样。乔丁竭力说得轻描淡写，岳父的羞涩一点点儿褪去。

那人叫啥？乔丁刚刚想起似的。

岳父看乔丁几分钟，像不明白乔丁指什么，目光渐渐暗下去，说我不认识他。

乔丁问，以前没见过他？

岳父说，没。

乔丁瞄一眼邻床——是个孩子，正玩手机——小心而又随意地说，那个女人……我是说，找到她就能找到那男人。

岳父声音沙哑，我认识她，但不知道她叫什么。好多人我都叫不上名字，我只记得她们的嗓音，会唱什么歌。

乔丁说，你放心，我会查出来，肯定有不少人在场。不能这么放过他，打了人，面儿也不露。他不由愤然了。

岳父忽然“哎呀”一声，头又疼了。

乔丁说，我去喊医生吧？

岳父摆摆手，没用的，过几分钟就好了。

岳父似乎害怕乔丁替他讨公道。乔丁犯了嘀咕，难道岳父真有把柄在人家手里？但握着把柄也不能随便打人，乔丁想让岳父明白这点，可岳父已不给他说话机会。直到岳母进来，岳父的头疼才止住。

岳母既没有妻子天塌下来般的无措，也没有岳父那躲闪的羞

怯，更无对丈夫的愤怒和怀疑，只是平静中多了些凝重。她责备女儿吴欢，我不让她给你打电话，她不听，事办完了吗？乔丁说办完了。岳母让乔丁回去，这儿有她就够了。乔丁要留下来，岳母看他一眼，那个也要照顾呀，还有果果。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乔丁再没有反对的理由。他和她深知那句话的含义。岳母很清楚该说什么。或者说岳母很清楚说什么他会听。

在这个家庭中，乔丁显然是和岳母，而不是和妻子的对话在一个层次上。一点就透并非心里明白，而是明白对方的心理。不错，乔丁挺担心妻子的，但乔丁没有离开，他有别的话要和岳母说。他站在那儿，看着岳母利落地削一只苹果，切成薄片，递到岳父嘴里。岳父似乎要说什么，但岳母制止了他。岳母看上去比岳父年轻许多，可能和她的职业有关吧——舞蹈教练。身材也没有她这个年龄女人的臃肿。如果说他们是父女，肯定有人相信，但岳母完全是一个妻子的神色，内敛或是关切，看似淡薄，却柔韧无比。乔丁突然有些感动，情不自禁地叫了声“妈”。

可能是声音大，岳父和岳母吓着似的看着乔丁。乔丁不好意思地笑笑，又小声叫声“妈”。

岳父依然看着乔丁，似乎等他的后话，岳母却扭转目光，说，顺便买点儿饭，娘儿俩怕还饿着呢。已带出责备。

乔丁说那我先回。他把包放回店里，再回家。如岳母所料，女儿果果边写作业边啃方便面，妻子在餐桌边发呆，旁边是削了一半的土豆。乔丁告诉她情况——多半是她告诉过他的，他不过用自己的方式表述一遍。但话从他嘴里出来，意义大不相同。若说相信，还不如说那是深深的依赖。妻子问报过警没有，那个人会不会再大打出手。乔丁说，放心，我会处理好，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。他不

说得那么细，他知道怎样让妻子踏实，怎么捋顺她杂乱的目光。待吃完饭，她打开电视机，他彻底松了口气。

乔丁返到医院，岳母没和他争执。乔丁送她出来，她前他后。她的步姿甚是轻盈，带着弹性，但走得很慢，仿佛等乔丁，可乔丁赶上她，她又加快。走廊上弥漫着浓浓的气味，并非医院特有的来苏水味，更像深秋田野上混杂的果实的香味。乔丁不知道是鼻子出了问题，还是幻觉——可他清楚置身于什么地方，他没有深思，只是贪婪地张着鼻孔，整个人有些癫。阴暗的走廊就以那样奇怪的方式嵌入记忆。此后几天，乔丁以同样的方式穿行，再没出现那种感觉。

走廊并不长，到了电梯口，乔丁叫声“妈”。岳母从摁钮上撤回手，轻轻叹息一声，说吧。岳母已然猜到，乔丁还是讲了自己的理由。岳母不赞成找那个女人，更没必要报警，她说，我相信你爸，肯定是冤枉，但较真有什么好处？你爸是躲事的人，吵吵嚷嚷只会让他生烦，我也不想。乔丁说，他们可不这样想，还以为咱理亏。岳母说，爱怎么想怎么想，反正你爸也没多大事。乔丁说太憋气。岳母说没必要跟这样的人计较，自己走路还跌跟头呢，出了院，照样拉他的手风琴去，那女人管不住自个儿男人，不会再往你爸跟前凑了。她大度地笑笑，谁还没个坎儿？

乔丁无话可说，岳母的态度自然也是岳父的态度。若是别的，乔丁也就罢了，他并不刺儿，可这是挨打啊，打岳父，也就是打这个家。乔丁是家的一部分，如果岳母是左腿，他就是右腿，如果岳母是左眼，他就是右眼。可以闭一只眼，可以缩一条腿，但同时闭两只眼缩两条腿，那就不仅仅是跌跤的事了。他甚至想起那句不搭界的话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。他心底那个东西鼓胀着，像破土的蘑菇。



乔丁行动了。没费什么事，不但打听到那女人叫什么，连她丈夫的名字、住址都摸得清清楚楚。那女人无论身材长相都比岳母差远了，更没有岳母年轻，她的头发染过，头顶处已露出寸把长的白发，倒是她的眼睛有一种勾人的力量，与她的年纪极不相称。

岳父出院前一天，女人和那个粗短身材、其貌不扬的男人终于露面。两人提着廉价的保健品，虚浮的笑在迈进门那一刻便不断脱落，很快剩下干巴的一绺，像花朵枯落后的秸秆。岳父和岳母甚感意外，尤其岳父，竟显出局促不安。女人向岳母解释男人喝了酒，岳父几次张嘴，乔丁巴不得他泄泄怨怒，但知他不会。岳母及时调整了表情，礼貌，冷淡，得体。乔丁掩饰着自己导演的角色，掩饰着那一点点得意，再次退到幕后。

岳母没问乔丁，第二天，在办理出院手续的窗口，才淡淡地说，你根本就不该找她。

### 3

遇见她那天，他记得很清楚。阴天，没有阳光，像他被击得七零八落的人生。还有一年就毕业，他被逐出那个进出过无数次的大门。说起来有点儿冤，他不外乎想挣点儿钱。他老家在农村，土圪垯——单听地名就能想象出那是个什么地方。每次开学，父亲四处借钱，他放假，父亲的债不过还了大半。然后再借再还。他没有最初回家的喜悦，放假便惴惴不安。他是不折不扣的黄世仁。他的上铺也来自农村，和他一样紧紧巴巴的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上铺变得出手阔绰，让人生羡。又一个假期临近，上铺问他愿不愿赚点钱，他求之不得。他没想到上铺干那样的勾当，没想到自己的运气那样差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给铐上了。也亏得他运气差，上铺被法